

# 長念月涵五哥

## ●梅貽寶

### 十歲助母餵我糕乾

我們一家兄弟五人，月涵（貽琦）居長，貽寶居末。因為「大排行」的關係，月涵的弟妹們都稱他為「五哥」。五哥是我們大家庭的柱石，更是大家庭現代化的樞紐。我們這個天津梅族，據家譜上說，乃是明成祖時代由江蘇武進北遷，來負責駐防天津衛的。不過到了滿清末葉家道早已中落了。父親的功名還是考來的，兩位叔叔的，則都是捐來的了。庚子年義和拳鬧亂，闔家逃亡。趕到回來，則所有家業，洗劫一空。貽寶恰巧此時出生，可謂生不逢辰。諸兄弟每人都有一位奶媽（亦稱乳娘），到了貽寶時期，只可一切從簡，奶媽免聘了。母親乳水不足，則佐以糕乾（成分大部是米麵粉，略放些糖而已）。當時五哥十歲有餘，抱著嬰孩貽寶餵糕乾乃是他家勞作之一項。月涵寡言，舉世皆知，即是家人聚首，亦無二致。然而他曾屢次描述抱著我餵糕乾這一幕，不厭其詳。據我的心理分析，這是他對這還知自愛上進的小兄弟，親切滿意的一種表達。最後提到餵糕乾的一次，據我回憶是民國四十四

年。當時五哥五嫂住在紐約一間公寓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授課。有一天我到紐約去看他們，不知怎的，話頭又引到餵糕乾了。那時他已耳順之年，我亦年逾知命了。我說，我這賤軀，雖然比不上運動員、大力士，但是通常的辛苦，在這抗日反共的歲月，亦還擔當過一些，至今未見衰頹。五哥應把這餵糕乾一幕，真確的寫出，就教於那些營養學的科學家們。隨後月涵忙起設置原子爐來了，就把那追問餵糕乾與營養關係一節給忘了。

由餵糕乾到五哥回國這十幾年，是我家近代史中最艱辛的一段。除去幾間舊房庇身以外，我家够得上準無產階級了。父親的收入有限，家裏人口可觀。一切周章挪補，都要母親傷腦筋。我一直到十幾歲，恐怕是五哥回國以後，才穿到一件直接為我作的新袍子。家境雖然清苦，人口雖然衆多，父親却咬定牙，叫每個兒子受教育。後來天津開辦了女子學校，他叫兩個未出嫁的女兒亦上學校。五哥是我們的長兄，多少叔伯戚友勸父親，等他保定高等學堂畢了業，就該叫他就業了，作個中小學教員呀，到租界洋商寫字間裏當

個「擺」(Boy)呀，怎樣都可貼補家用，替父親分些重擔。但是五哥努力上進，考取清華第一批留美。而父親毫不遲疑的命他放洋。五哥放洋四年，時而把摺節下來的膏火，五塊十塊的寄回家來。我當時才入小學不久，不甚懂事。只記得五哥寄回來在上海剪下來的辮子。母親見了，還落了不少的眼淚。五哥不時寄回一些五彩的美國風景明信片，當時看了，心嚮往之。並且在若干照片中得以認識楊錫仁、張彭春、金仲藩諸先生，當時都是翩翩少年。

### 學問德行影響諸弟

民國三年五哥回國，家人歡欣逾常。父親自認他那一套舊學舊識不合時宜，命諸子惟五哥之命是聽。五哥立即把我送進南開中學。學費每月三圓，交付不出。張伯苓校長因為是世交，而且五哥是他的得意門生。所以亦不催促。但亦未明言算作免費獎學金，乃以記帳方式出之。（至今我亦不明白那一年南開的學費是否選記在帳上。現在想償還亦無法償還，只可「難得糊塗」了事。）轉年，我考入清華中等科，應屬一九二三級

，大概因為在南開讀書一年關係，教員們把我考了考，問了問，升了一班，改屬一九二二級。我入清華當學生的那年，亦即是五哥入清華當教員的那年。在物理班上他是我的業師，所以物理這一門我尤其小心預備，以免班上彼此「那個」，學年結業時這一門我亦得了個甲等。五哥住在學務處（按：即工字廳）西偏院裏，我有時去看看。他在時，則是彼此互看一番，Interview而去。他不在時，則偷吃些花生蛋糕而逃。他亦從未問過我這些瑣事，大概是心照不宣的了。有一次學校國語演說比賽，我參加了。題目已忘記，大概與歐戰有關。這次去看五哥，五哥居然根據講題同我討論了好久。我當時不過十幾歲的頑童，不覺頓開茅塞。回房好好預備了一番，演說比賽竟獲第一。此後每天看報，數十年如一日。

五哥直接教導諸弟的時候可說沒有，但是他對我的學業為人種種方面的影響，是不可言喻的。後來讀書，明白儒家道家的「垂拱而治」，「政者正也」，「無為而無不為」等等道理，甚至佛家亦有「無言之教」之說，這都可見潛移默化的功能。我從未聽過五哥述說這些道理，而實施此理最著成效的教育家中，恐怕要以五哥為祭酒。

## 負擔家庭的費用

五哥初入清華供職，另有三個弟弟在各中學讀書。不久分別升入北京師大及清華高等科。這幾年大家庭的費用，諸弟的教育費，全由五哥一人負擔。大概還清償了一部分家裏的舊債。像五

哥那樣人品，那樣資歷，當時說媒保親的，不計其數。他好幾年概不為所動，顯然是為顧慮全家大局而自我犧牲的了。眼看五哥行年已近三十，幸而漸漸的聽說常往椿樹胡同韓家坐坐。他同韓詠華女士民國九年結婚，這就是我們的「五嫂」，清華同學們稱之為梅師母。當時朋友們送喜聯，好幾幅的上款把「月涵」題成了「悅韓」。

在美求學時，五哥曾皈依基督教，信仰相當誠篤。回國來還在天津青年會服務一年。煙酒他是絲毫不沾的。入了清華，他的生活習慣漸漸從俗些，但亦還未聽說開懷暢飲過。他做了清華校長以後，有一年校友返校節，學校在工字廳設宴款待返校校友，大家互相讓酒中，忽然有人倡議，各級依次向校長敬酒。每級集團敬酒都要求乾杯，不乾不退，校長只可照乾。如是者，乾了一杯又一杯，我們在場的家裏人實在有些着慌而又不好出來勸阻。只可聽之，但盼無事。未料他老先生席散後，自行邁步回家睡了一覺，起來繼續招待賓客，當晚參加同學會，若無事然。大家這才放了心，同時大家亦得了一大發現——「梅校長酒量可以的」。這恐怕亦是他在中年的一大發現。這個名聲傳出去以後，當然若干食好杯中物的同志們都要來討教一番。同時國事日蹙，雖然公私各方，順心事少，而逆意多。我料想，到後來他喝酒，難免是藉酒來澆愁解悶的了。至於喝酒時而過度，是否對於他後來的病症有關，我們不通醫道的人，不敢多說。五哥二三十年來在全國各地結交了不少的酒友，而且酒品極好，似乎人人都說他酒德甚高。稱之曰：「酒聖」。據

說酒友們用字，與字典不完全一致。但是能以「德」，「聖」稱之，大概總是好的一方面吧。

五哥畢生從事中國高等教育，服務於清華，將近五十年。其間亦經過若干的艱辛，受過可觀的窮困。三十四年美國國務院約請燕京大學，指派教授一人，赴美報聘。教授會議推舉我去應邀。由成都起飛，道出昆明，在五哥五嫂家裏住了一夜。校長住宅倒也罷了，只是人口多些，擠些，晚飯實在太簡單了。當晚只見祖彥姪悶悶不樂，迥異尋常。臨睡給我搭了張行軍床，借了條被，就設在五哥書桌前。他一面看學校公事，我們一面敘談家常。我問到祖彥，五哥才說，兩天前跑警報，彥姪把一副眼鏡連盒給跑丟了。家裏無錢給他再配一副，而他沒有眼鏡就不能念書，故而父子都覺十分窘困。我素來服務於私立學校，大致比國立機關待遇好些，而家裏多半有兩份職務收入。亦曾聽說五哥在昆明主持聯大，生活不寬裕，但未料到他們一貧至此。遐邇傳聞的校長太太製賣定勝糕的佳話，大概就屬於這時期。現在想來，近乎奇談，亦應視為吾國教育界從業員的美談。

## 生不設獎死無遺囑

戰後大家在北平復員，五哥一家搬回清華園校長住宅。住處是寬敞多了。但是飲食日用，仍甚拮据。隨後我們都不甘受共黨壓迫，離開了北平，各自輾轉到了美國。五哥從事保管清華基金，設置研究員名額以維持若干留美學人，恢復清華學報，並從旁協助華美協進社若干業務。而其

自訂生活費甚低，幾乎無法維持生活。先前住的還是一棟通常的公寓，後來退掉了，搬進一個很不像樣的住處，大概是勢須撙節而然。我的大姪女祖彬字毛，幾年來住美國洛杉磯。她維持一個子女四人的家庭外，還掙扎着給大學研究生們打論文。這樣賺來的辛苦錢，不時五塊十塊的寄給她母親，貼補日用。我在美國比較有辦法些，過些時我們夫妻都有了固定職位，生活比較安定，衣食可說無缺，但是無法同五哥談他的經濟狀況。我偶爾給他寄張支票，有些兌取了，有些始終未兌。我想這不是他遺忘，他似乎自有分寸，自有道理。我既然無奈他何，亦只得三思而後行，順其心意，以免徒增他一層煩惱。在這一節，我可以以後備隊員身分自居。

民國四十九年五哥病倒的消息傳到我處，真是迅雷貫耳，焦急萬分。幸而不久五嫂由美趕回陪他，而他的病況亦和緩下來。我延至五十年春，方得脫身來臺，住了一個月，主要任務是陪五哥。他的病況那一陣的確好些了。後來聽說祖彬姪由美來省視他，他那一階段的病況又好些，可見一個人的心理確能影響他生理。他自己更是樂觀。教育部的部務幸而得以擺脫，但是學校的公事，他仍在床上批閱處理。適逢清華原子爐籌備已達最後階段，咫尺即可開爐應用。說是要請政府大員參加開爐典禮，他自己興致勃勃的準備去新竹主持招待。我在離美以前就同若干醫生談論過五哥病況，到臺北又聽了高天成院長兩次報導以及他的意見。我不得不承認五哥所染是不治之症，問題只是能延遲多久而已。五哥以及若干他

人都表樂觀，吾當然不願打斷他們的高興，只可保持一種「但願如此」的態度。在他的病床前我曾宛轉提過兩點：一是設立梅月涵獎學金，一是立個遺囑。對這兩點他毫無反應，我明白他都非所願。他不許我為生人設獎學金，必是出諸謙虛，而並非忌諱。至於不立遺囑，大概是因為既無遺產之可言，又何需遺囑一舉？這是我的揣測，我想大致不差。

### 最健旺愉快的一天

在我們離臺前，有一天天朗氣清，春風和暢，五哥的病況亦恢復到滿意點，便叫汽車中午由醫院開回金華街一一〇號。我們家人聚餐，大概是吃了一頓爛麵。飯後他把家裏三間屋子巡視了一周，叫我到書房看他的一套大英百科全書。櫃檯裏還存有各種好酒若干瓶，他看了看，然後向我點首微笑。上車回醫院前，我給五哥五嫂在汽車前面照了個相。不料回院後第二天他感覺不支，並且又發起燒來。看來這回家一舉，是過了力，是闖了個禍。原意那次回家，乃有演習用意。如若經過良好，校友返校節有試赴新竹的打算。退一步講，亦可以在金華街辦事處舉行一個校長親臨的集會。然而病況經這一反覆，一切計劃，只可打消。現在想來，那回家吃麵的一天，怕是五哥臥病時期中最健旺，最愉快的一天了。我們原定四月底離臺，期近頗覺依戀。五哥竟亦明言我們多留兩天，於是展到五月初才動身。臨行到醫院再看了他幾分鐘。我敏感今番作別，不同往常。強打精神說了幾句淡而無味的安慰他的話。

他呢，只點了點頭，哼了幾聲。我們退出，登上汽車赴機場。果不其然，這就是我同五哥的永訣！多少朋友來送行，但是五嫂不在其內。我們一致認為這時五嫂必須留守在臺大醫院特一號病房的。

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在美國愛荷華接獲電報，說是五哥於十九日與世長辭了，兄弟手足從今幽冥永隔了。好幾天寢食俱廢，甘苦莫辨。自念對於五哥病況從不客觀，目為不治。至於人的生死問題，因為常要給各班學生們講哲學，講宗教，亦能說有個一知半解。但是臨到五哥離我而去，竟無法不動情，動情而竟無法遏止。五哥長我十一歲，生為長兄業為尊師，兼代嚴父。我自念平生所受感染影響多端，而無一人能超過五哥者。若干朋友呼我為「小梅」，負責燕京大學時期，熟朋友們竟稱我為「小梅校長」，以示區別。而今已矣，五哥與我長辭矣，「小梅」的綽號可以解除矣。但那銀糕乾的恩德，亦就反哺無從矣。嗚呼傷哉！（摘自清華校友通訊趙慶颺推介）

### 編輯部啓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規約，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規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為限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